

巷子深处是故乡

□ 柳红樱

今年国庆,我又回到了家乡忠州。听闻忠州巷子有摄影展,我便想着去看看。细雨绵绵,如丝如缕,我们撑着伞,走进巷子。说是展览,却没有展厅,这长长的街巷,就是天然的展厅。青石板路湿漉漉的,泛着岁月的光泽,两壁的砖墙爬满青苔,像极了旧时光的封面。

忠州,这座千年古城,三峡大坝蓄水后,一半沉入江底,一半留在了岸上。而这次的摄影展,很多照片都是老县城淹没之前留下的影像。那些黑白或泛黄的画面,像一叶叶扁舟,载着旧日的时光,缓缓驶来。

我们的观展从东坡书屋开始。远远地,就看见“东坡书屋”四个字悬于门楣,古朴而温润。我和妹妹牵着妈妈往前走,一幅一幅仔细看。一些熟悉的场景涌上心头,像春水漫过堤岸,无声却涵涌。

忽然,一组照片攫住了我的目光——

临江老街。那是我儿时生活的地方。我看得更仔细了,目光一寸寸抚过每一张照片。当看到那几处熟悉的地方,八十多岁的老妈也禁不住拿出手机翻拍,声音微微发颤:“就是这里,就是这里。”

照片里,由石板铺就的小巷,窄窄的,弯弯的,两侧是高高的封火墙,墙头探出几枝老槐。小巷是我妈妈每天上班下班的必经之路,也是我们去外婆家的必经之路。那些晨昏里,妈妈曾牵着我走过无数个来回。日光下,年轻的母亲和年幼的我,影子叠在一起,被晨光拉得很长,又被暮色揉得很短。

窄窄的街巷,是我永远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,承载了快乐的年少时光。白日里,熙熙攘攘的菜市,楼下的眼镜店、日杂店、饭馆、酱油铺、缝纫社……喧嚣嘈杂,却又热闹非凡。二楼临街的那扇窗,是我看世界的启蒙:讨价还价的声音,小贩悠长的吆

喝,摊位的你争我抢……都是那么乐趣无穷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对面饭馆阿姨会偷偷给我的小炒里多添一块肉。那份欢喜,直到现在想来,仍漾在心底:那是一个时代特有的温度,是物质匮乏时期里,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。

展览中,有一张照片拍摄的是我家门口。它后来成了集市,但那个洗衣台却装载着我童年的记忆。那时,并不是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,需要提着水桶到这里用水票买水。奶奶是居委会主任,每天在这里服务,我们也偶尔帮忙,收水票、拧开水龙头。傍晚时分,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间。整条街的人来接水,大人们聊天,孩子们打闹,水花溅湿了衣角,笑声却溅亮了暮色。

这些照片,装着太多太多的乡愁记忆。乡愁是什么?是儿时的一口井,

是巷口的一棵树,是母亲的呼唤,是父亲的背影;是余光中笔下的“邮票”“船票”“坟墓”,是席慕蓉笔下的“一支清远的笛”“一棵没有年轮的树”。而我的乡愁,是忠州巷子里的这些照片,是临江老街的石板路,是二楼临街的那扇窗,是那个水花四溅的洗衣台;是“日暮乡关何处是”的怅惘,是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释然。

当我走在家乡的街道,看到这样的展览,温暖,溢满心房。那些旧时光,像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友,拍拍我的肩膀,说:“我一直在这里。”

我想,这就是故乡吧。无论走多远,只要一回头,巷子深处,总有一盏灯亮着。那是记忆的灯,是童年的灯,是母亲张望的灯。它不灭,故乡就在;它在,乡愁就有了归宿。

忠州巷子,巷子深处,是我永远的家。

(作者系忠县人,现居成都)

杂酒坛中滋味香

□ 谢邦楠

在我的老家,曾经流行一种酒。这酒十分特别,它不是被倒入酒杯,端在手上喝,而是被装入陶坛,插上一根细竹管,慢慢地吮吸。

这种酒名为“杂酒”,亦称“嘬酒”。“杂”者,非杂乱,而是五谷杂粮的汇聚;“嘬”者,非豪饮,而是细品慢吮的雅致。

杂酒,选用高粱、玉米、糯米或大麦等杂粮为原料。洗净浸泡这些原料一昼夜后,上锅蒸熟,摊开散热至常温。随后将酒糊撒入其中拌匀,装入瓦罐或坛子,用叶子或泥巴封住坛口,置于阴凉处发酵半月以上。饮用时开启封口,注入沸水,再加上适量

白糖或红糖,插入一根细小的竹管,便可俯身吸饮。

杂酒的酒精度低,味甘甜类似醪糟,口感十分清爽,男女老少皆宜。在儿时的记忆中,逢年过节与亲友或邻里相聚,杂酒都会出现在餐桌上。那香气不似白酒那般浓烈刺鼻,而是带着一种粮食特有的醇香。

每当杂酒端放在餐桌上,酒香扑面而来,弥漫整个房间,围坐的人目光都聚焦于坛中。

按照长幼尊卑的顺序,大家依次慢慢饮酒。第一位当然是在场年纪最大的老者。只见他俯身凑近酒坛,

嘴唇轻含竹管顶端,微微吮吸。饮了几口,可见他的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神情。接着,酒坛依次传给下一位饮用者。这种独特的“嘬酒”方式,让饮酒变成了一种共享的仪式。

待到酒液减少,站在一旁的主妇会将铜壶里的温开水添入酒坛,如此反复添加两三次。席间,谈笑声伴随吸酒声此起彼伏。大家聊家常,叙旧事,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,不亦乐乎。那一刻,围坐席上的人不仅是在饮酒,更是在品味一种传承已久的乡土温情与邻里和睦。

杂酒有时也会出现在热闹的婚庆

宴席上。酒坛里插着两根竹管,新郎新娘双手颤抖,抚着酒坛,各含一根竹管对饮。酒液入喉,甘甜醇香,两人脸上漾起微笑。那微笑象征着从此生命交织,永结同心。全场宾客屏息凝视,而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

如今,生活节奏加快,那种围坛慢慢饮酒的场景已不多见,但每当回老家看到熟悉的酒坛,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。

杂酒,那浓郁的酒香,承载着乡愁,记录着岁月,见证着那段不曾忘却的温情。

(作者系忠县官坝中学退休教师)

书法作品展示



心有山海

□ 戴满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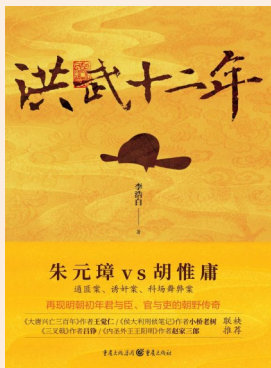
(作者单位: 忠县文化旅游委)

洪武十二年^{⑨3}

□ 李浩白

吴可远双袖一拱,躬礼而道:“小侄一定捕捉机遇、金榜夺魁,时时刻刻一切以相国大人之马首是瞻。”

胡惟庸把“文房四奇宝”往他面前一推:“你先这样去做吧。本相相信你决不会令人失望的。”



一本账簿被魏忠明慢慢翻开,上面的一串串数字令他笑得连嘴都合不拢——这是几日来从“锦雨巷”收取的官妓利钱。短短这几日,便有了六七千两银子!看来,胡丞相果然是高明之极啊:推出的这“以妓富国”之策实是大见成效。自己的苏州府在花楼生意上得天独厚,说不定可以比肩应天府而傲视九州也!到时候,自己便可乘势而起,拥盖入京了。

但把思维收回到现实里来,魏忠明又觉得自己恰似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:钱大斤这个问题实在是棘手!钱大斤是自己和陆仲亨父子先前共

同商定的“替罪羊”,本当由平东行营刺杀后陈尸牢中,造成他畏罪自裁的假象。没想到他却突然逃之夭夭了,一直令人追踪不到。这个钱大斤,家里只剩下一个半疯半傻的媳妇,啥也不知道,拿她分明亦要挟不了他。他的脱逃,实在是这盘大计中间“百密一疏”的一枚臭棋。说不定,将来会成为不可控制的“隐患”呐!

魏忠明又想:天塌下来,有高个子先顶着——上边的胡丞相、陆侯爷一定会联手把这个案子轻轻“解套”的。果然,释道衍到了金殿告了御状,拼尽全力,也只得到了一个“悬

案”的结论。

有时候,真是“说曹操,曹操到”。魏忠明正自想着道衍、宋明德一案的事儿,书房门外仆人来报:“大人,寒山寺那个道衍和尚前来求见您。”

魏忠明一时没有反应过来:“谁……是谁?道沐和尚?”

“道衍和尚,进京城告御状的那个。”

魏忠明一下惊得脸色发白:“他……他来干什么?和他一同来的还有其他人么?”

“他是一个人来。”

(未完待续)



水调歌头·百里临江画廊

□ 秦大明

翠嶂列千仞,碧水绕忠州。画廊风雨如卷,烟景望中收。皇岛波心浮玉,石宝崖巅耸翠,橘海映云稠。风拂绿堤柳,鹭点白沙洲。

临江渡,怀巴子,意难休。刎头留史千载,忠义照江流。白傅东坡种柳,陆子南宾吟句,遗韵满芳洲。今看画图里,新景更悠悠。

(作者系忠县忠州中学教师)

〔正宫·小梁州〕忠州满城桂花香

□ 吴宗权

一城桂粟点金黄,暖沐秋阳。长街古巷品幽芳,江声漾、花气过回廊。〔幺〕天香满袖凭高望,染层林、远岫云翔。鸥影双、清波荡,倾城馥郁,信是桂花乡。

(作者系忠县石宝中学退休教师)

留一点

□ 刘明文

留一点时间,给县医院走廊的雨。它从檐角滴下来,滴在我妈刚做完透析的手背上。她说,不疼。后来,那滴雨落进了垃圾桶。

留一点空间,给旧衣口袋的票根。2003年,东莞,绿皮火车。我攥着它,以为远方是补票就能到的。后来我才知道,补票到的,都不是远方。

留一点尊严,给夜市收摊的老张。他把最后一把青菜理了又理。我买过他一整个冬天。可今天,我绕开了他的摊。因为他的青菜,比昨天又蔫了一点。

人啊,总在关节响时,才听见年轻的骨头,曾经轻得能穿过所有的风。

留一点。再留一点。雨还在滴。老张推着车走了。而我,还站在这里。我没有买他的菜。

——我只是,把“留一点”这三个字,又写了一遍。

(作者系忠县忠州街道居民)

秋日野兴

□ 向建国

把一颗小石子斜飘进水面
美好的事物,一同泛起涟漪
湖上水纹荡漾
幽寂中野兴忽起
人间事去了远方

细雨中慢行,犹如闲庭信步
我在微雨收敛的光芒中坐下来
打捞岁月中遗失的影子
风雨是预料中的事
日头,一天比一天冷

隐藏的欣慰冒出来
从一片红叶到另一片红叶
一阵风来,贴着我的脸旋转
我抱着我的影子,私语
夕光不出声,点亮了星星

(作者系忠县乌杨街道农业服务中心退休职工)

